



巨谷川流

郑悦译

涼宮ハルヒの動搖

涼宮春日 的 動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凉宫春日的动摇

【日】谷川流著 郑悦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宫春日的动摇 / (日) 谷川流著; 郑悦译. —3
版.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327 - 5636 - 0

I. ①凉… II. ①谷…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4636 号

Suzumiya Haruhi no Douyou
© Nagaru TANIGAWA 2005
Illustration copyright c Noizi ITO 2005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09 - 722 号

凉宫春日的动摇

[日] 谷川流 著 Noizi ITO 插图 郑悦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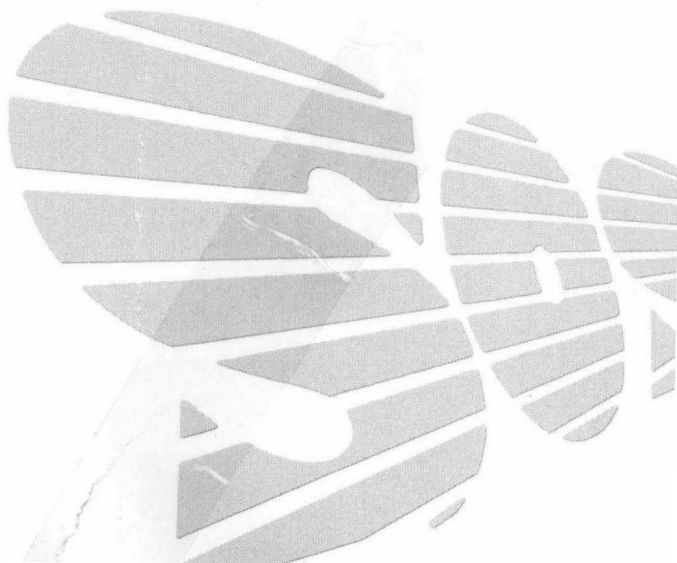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9 字数 82,000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5636 - 0 / I · 3308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21 - 64511411



001	快乐文化节	
	朝比奈实玖瑠的冒险 EPISODE 00	025
	一见钟情	047
	寻猫	095
125	朝比奈实玖瑠的忧郁	
155	后记	



快乐文化节



我上高中的那一年。

那年,一个叫做凉宫春日的人类开始在北高造成猖狂的异常状况。想来那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多到让我连想起来都会觉得烦。不过要是翻开记忆相册,让我吃惊的这事那事还不少,我就讲一段记忆深刻的小插曲吧。

那时夏天的余热还停留在日本上空,热得好像四季变化的气象控制器被谁误操作了一样,尽管日历上已是秋天。

那天是文化节。

整年都像脑子短路的导演兼制作人,在宣布开始拍摄到所有工作结束期间,发挥了让演职员的混乱定位更加混乱的特殊效果,这个感觉没头没尾的麻烦电影总算靠着 I 完成了。

那天是文化节开幕的第一天,也是电影的首映日。题为《朝比奈实玖瑠的冒险 EPISODE 00》不知该叫电影还是叫朝比奈学姐的个人宣传片,应该正在视听教室里由一群对电影定位都不清楚的人好评热议中。

说“应该”是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那部挑战超现实主义极限的破电影里。我将 DV 带交给电影研究社的同学之后,就决定做个自由人了。

所幸的是,一旦涉及细节或宣传活动等涉外活动,春日就格外活力四射,以团长的身份冲在前面。

已经差不多习惯了春日奇怪怪行的北高学生与老师也就算了，也不想今天有很多闲来无事的家长和校外人士也会来学校。春日她竟然穿上了初春时刻亮过相的兔女郎衣服发传单！不同于我和春日所在的一年级五班的死气沉沉，朝比奈学姐、长门、古泉等都参加活动，他们从早上就开始忙活各自班上的活动计划，倒也不错。

这时候我的心情好像晴空万里，心境更如能够映出清澈水面的明镜一般。电影的数码剪辑一结束，我负责的工作就胜利结束了。我晃了晃自己睡眠不足昏昏沉沉的脑袋，想调侃一下长门的占卜与古泉的舞台剧演出。虽说县立高中的文化节没什么新意，但文化节毕竟是文化节，体会一下与平时不同的气氛也好。

我今天有绝对不能错过的使命，这使命就在握在我手里的一张纸片上——

是朝比奈学姐班上开的炒面饮料优惠券。

再廉价的茶叶被她一泡就会变成天上的甘露，相信她做出来的炒面也不会输给高级中餐店。导致我肚子咕咕叫的期待值在脑海中剧增，就连爬校舍的楼梯都觉得自己穿了长翅膀的鞋子。

正当我穿越台阶，快乐得感觉要飞上天的时候，同行者的话让我觉得被浇了一盆水。

“要送就送免费优惠券，不是更好吗？”

能说出这么讨人厌话的只有谷口。这么难得的机会，他还想要求什么？

“我不要片酬，还掉进水里。你怎么说也要带我去看一下试映会吧？难道我的镜头都被你剪了？落汤鸡只换来一张七折炒面的优惠券！这也太不值了！”

别说废话！这是朝比奈学姐特意给我们的优惠券。拍那部电影最没有计较的是朝比奈学姐。我都想跟奥斯卡金像奖的评委商量商量，让他们给她发个特别小金人。

“觉得不爽就别来！快点滚回去！”

听我这么说，另一位同行者上前打圆场：“好了好了，谷口一起吧。本来你不也是打算去吃吃逛逛的？一起去好啦！”

这是我的同班同学国木田。他与古泉感觉完全不同，有着一张优等生的面孔。

“和阿虚一起去，会有优惠的哦，比如说会多加卷心菜。谷口你不也是很喜欢卷心菜吗？”

“还好啦。”谷口很痛快地答应了，“不过也要看味道啊。对了，阿虚，朝比奈学姐会做饭吗？”

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学姐说过她负责端茶倒水服务，这又怎样？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学姐不太会做饭。她做饭要是把糖当成盐，我也不觉得奇怪。”

这个家伙，还有春日，你们把学姐当什么人了？即使她担任 SOS 团的招牌女仆，但现在能把糖当做盐搞砸的人只有幻想世界里才有吧。学姐最多能把时光机器弄丢而惊慌失措。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难觉得她是个未来人。

“真期待啊。”国木田说，“听说她们班开的是动漫秀咖啡厅。无论是电影里的女服务生打扮，还是某天的兔女郎扮相都很令人惊艳，这次不知是什么扮相？”

“很期待！”

谷口也深表同意。他们不像我平日看多了朝比奈学姐的女服务生扮相哦，我对此很是同情。

从台阶下来步入长廊，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说起女服务生，我要坏掉的脑袋，就会想到她在电影里穿的那套性感的紧身衣。今天能看到衣着端庄、端着炒面的朝比奈学姐，还有什么比这个能洗涤我的视线与心灵呢？我总觉得春日就喜欢过度装饰的风格。她拥有强韧到能穿着兔女郎的衣服站在校门口的神经，这样的神经可能正好适合她，但是其他人可不见能长这样的神经。



朝比奈学姐班上的志愿者一起手工做的女服务生服也……
只有这件事我能和谷口同步。真期待啊，很期待。

今天学校的走廊上铺上了好像廉价地毯一样的绿色橡胶垫。平时上来都要求换鞋，今天考虑到有外来的客人，文化节这两天可以直接上来。走来走去的人们也因此多姿多彩。有文化社的汇报表演，那些学生的家长们都来了；有住在附近的居民来这里打发时间的；也有些人叫了不同高中的昔日初中同学们来玩。这可是一年一度引诱山下女中学生的机会，想要有场邂逅的可不只是谷口那样的家伙。

走廊上满眼都是非北高制服的身影，我们三个人好像被诱饵吸引过来的沙丁鱼一样游荡。在整排二年级教室的校舍一角，我们在打地鼠游戏屋与气球制作工作室之间停下了脚步。

飘着铁板烤出的香气，门口立着“橡树果·炒面饮料店”的招牌。这间教室排的队比其他所有教室的人都多。不过，在看到长长的人龙之前，我就先听到：“呀！阿虚和他的朋友来了！这边、这边，欢迎光临！”

即使相距十米开外，我还是不会听错她的声音，也不会认错她的灿烂笑容。能笑得如此开怀的人，除了爱惹麻烦的春日之外只有一人。

“三位客人。请多关照咯！”

这是鹤屋学姐。而且一身女服务生打扮。

鹤屋学姐站在被抬出放在过道里的课桌前朝我们挥手，看上去好像她负责卖票，还可能身兼招揽客人的工作。

“怎么样？这身衣服我穿上觉得很合适吧？是吧？”

鹤屋学姐从人龙中探出身子，敏捷地向我们走来。

“那是自然。”

我为鹤屋学姐倾倒。

之前忙着幻想朝比奈的女服务生姿态，却忘记了鹤屋学姐也和

她同班。谷口与国木田也是一副有意外收获的表情，眼睛直直地盯着长发学姐。也难怪了。虽然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但她们班里有很厉害的服装专家，和在我们电影里朝比奈学姐被迫穿的那套衣服完全不是一个感觉。既不很华丽、也不很朴素，可以很好地表现穿着者的气质，又不是那么招摇。这身衣服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穿着者的魅力，还能加强衣服与人的互补作用，堪称年度最佳设计。

总而言之，就是搭配到只能用这种抽象言辞来赞美的程度。鹤屋学姐已经这样美了，朝比奈学姐会美得让人晕倒吧？

“生意兴隆啊！”

听到我这么说，“哇哈哈，进来吃吧。”鹤屋学姐轻挑起裙摆，旁若无人地坦白：“我们的炒面用料便宜、炒功一般，就这样还有这么多客人，大大地赚了一笔！让我笑得合不上嘴！”

她真是笑得很开心。我想都不用想，排队的一定都是男客人。看着鹤屋学姐的笑脸，我都会感觉很开心。这个世界上，容易上当受骗的都是男人吧。

鹤屋学姐对排在队伍最后的我们，奉送免费笑颜。

“请先付钱！不过本店只供应炒面和水。炒面三百日元一份、水随便喝！”

我拿出了折扣券。

“三位是吧，一共五百元。非常优惠噢。”

她把收到的硬币放到围裙的口袋里，然后给我三张炒面券。

“那请你们稍等一下，马上就到喽。”

鹤屋学姐说着，就回到入口的桌子那里去了，一路上口袋里的硬币丁当作响。她的背影消失在排队长龙前。

“她可真有活力。每天都这样活蹦乱跳的不累吗？”国木田佩服地提高了嗓门，谷口却低声说：“阿虚，我一直就想问，她是谁？是你和凉宫的伙伴之一吗？”

“不是。”

鹤屋学姐不是我们社团的成员。和你们一样，她是应急时候凑数的外援。只是她出场的时候都很巧。

鹤屋学姐所说的“马上”，事实上是半个小时。等了三十分钟之后，我们终于站到队伍前列，进入教室。我们等的过程中，后面的人也没有断过，不用说全都是男生。当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教室内一半当厨房、一半放客人用的桌椅，几只平底锅正在拼命地炒面，发出嗞啦嗞啦的声音。做饭的是穿着白色厨师服的女生，拿着菜刀切菜的也全是女孩子。我很纳闷，他们班的男生都到哪里去了？

后来问鹤屋学姐才知道，那些可怜的男生都在为女生服务，不是去买菜、买纸盘子，就是被派去提水或者洗菜。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主打美少女的“宝瓶时代”^①就在眼前。

鹤屋学姐把我们带到了座位上。

“来，坐这里吧。喂，上三杯水！”

一个柔美的声音应声而答：“好的呀，欢迎光临！”

托盘上放着装满水的纸杯，向我们走来的极品女服务生，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是谁了吧？

她把免费水递给我们之后，双手抱着托盘，对我们鞠躬致敬：“非常欢迎来本店惠顾。”

她微笑着说：“阿虚，还有你的朋友，呃……临时演员的……”

那两个人立刻同时回答：“我叫谷口！”“我叫国木田！”

“呵呵，我是朝比奈实玖瑠。”

这就是为什么教室墙上会贴手写海报“禁止拍照”的原因。要是让人随便拍照的话，现场难免会陷入混乱。

朝比奈学姐就是这样惹人爱。不出我所料，看到她我又开始畅

① 日本颇有人气的斗牌游戏。

想了。穿上那能得最佳设计奖的女服务生服，朝比奈学姐与鹤屋学姐站在一起，简直美到极致。我觉得所谓天堂，也不过指的是处处有如此美景的地方。

朝比奈学姐把托盘夹在腋下，把炒面券撕成两半，然后给了我们一半，“稍等哦。”

在所有男生着迷目光的聚焦下，她快步走向烹调区。

鹤屋学姐笑着解释：“实玖瑠负责收小票，还有收盘子和倒水，其他不用她做。要是被热腾腾的炒面烫伤了怎么办？她可是我们店的招牌！”

鹤屋学姐这话说得极是。

上菜的另有其人，炒面中卷心菜多的代价就是肉少，也说不上是不是好吃，只是普通的酱油味道。朝比奈学姐像个知更鸟一样去陆续来的其他客人那里发纸杯、撕炒面券，中间只是过来给我们加了一次不太凉的凉水。这已经是她尽最大能力给我们的服务了。鹤屋学姐也笑盈盈地在店面和教室里外走来走去，我们也不好意思坐太久。

就这样，在炒面上来之后我们只用五分钟就吃完了，除了早早退场之外没有其他选择，虽然我们还没吃饱。

“怎么办？”发问的是国木田。

“我想去看阿虚他们的电影，看看当中是不是有自己。谷口你呢？”

“那种电影，我可不想看。”

嘴硬的谷口还是从校服的口袋里掏出了校庆活动指南。

“光吃炒面吃不饱。我要去参加科学社的烧烤聚会。去之前……”他笑着说，“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泡妞！我要泡妞！穿便装的女孩都是我的目标。当中一定有三个人在一起的姐妹淘，虽然是很意外地被搭讪，以我的经验一定会让我们得手。”

这是什么法则啊。成功率接近零的法则有什么用？

我立即摇头。

“我不去，你们俩去就好。”

“哦。”

谷口毫不在意地一笑。国木田摆出一副了然的样子，我一时语塞也想不出说什么话好。我这不是怕被某人撞见，只是……就是这样……

“没关系。阿虚，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不用找理由了。友情不就这么回事儿嘛。”

对着故意叹气的谷口，国木田不紧不慢地说：“这样吧，谷口，我也不去泡妞了。不好意思，要是你成功泡上一个，帮忙让她把朋友介绍给我好吗？友情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嘛。”

套用谷口的话说完之后，国木田说：“等会儿见。”

他潇洒离去。剩下谷口呆呆地留在原地，我也效仿了国木田一下：“拜，谷口。傍晚告诉我你的成功率，要是你成功了的话。”

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回社团教室？估计一个人都没有，有人的话也是春日。要是和那个人在学校里晃，一定会明显有损我的形象。一想到这，我的脚自动换了方向。她可能会在学校门口穿着兔女郎的服装发传单吧，这个估计会被谁拦下来。现在估计她一个人在教室里待着呢。拜托，今天就让我一个人活动吧。明天我老妈和妹妹会来参观，我总觉得会和春日有什么纠葛。

我又看了一遍节目单，没什么有意思的。校内问卷调查、国产蒲公英和外来种分布研究，这些我做都不想做的东西，自然也不会去看展览。每个年级都有两部电影上映，我都打心底唾弃。新手作品发布会和瓦楞纸做的迷宫我也没兴趣。招揽别校校队的手球社对抗赛，能有什么意思？估计只有负责的冈部老师觉得来劲儿。

“可以打发时间的是……”

我的目光停留在文化节唯一的大型活动宣传版上，为了今天整天练习的除了他们应该没别人。我想起这几周每到傍晚都能听到扰

民的喇叭声。

“应该是演奏乐队的音乐会吧。”

再看了一遍指南手册。很遗憾，他们的演出是明天。估计使用礼堂的社团相当多。话剧社和合唱团也是明天有演出。今天干点什么呢？

“轻音乐社和自由报名的乐队演奏大会吧。”

这种活动挺常见的。参加演出的乐队大多演奏大家都很熟悉的乐曲，但偶尔听听现场的感觉也不错。他们的热情和努力是我投入到电影制作当中的上百倍。听着这样练习的成果，可以边听边无所事事地遐想。至少这段时间，我能完全把那部自制电影抛诸云端。

“一个人待着是必须的。”

就这样，我完全想象不到，自己的优哉音乐时间会被突发事件打得粉碎。

对于世间凡事有限度的认识，我还是很天真。我知道很多事情是无所谓尺度的，还总是忘了这个道理。前几天我落入无限想象的漩涡当中，那应该是常人的界限了吧。但陷入后续种种超越常规之事的，才明白自己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当做教训传给后代。就是不知道谁会认真吸取这个教训。

从门大开着的礼堂里，传出了很大的噪音。音响效果好像是天上的风神与雷神一时兴起开的演奏会一般。这个体现着摇滚精神的现场演出虽然感觉有些廉价，但只要有人听，技巧就好比吃纳豆时不加佐料都不重要，重点是纳豆的味道。要是一开始就关心佐料的味道，那就太对不住纳豆了。

我环顾四周，场地狭小，摆满钢管椅的礼堂，上座率大概是六成。正式开始之后，上座率达到了八成。这些台上的新人乐队，卖力演奏着无编曲的耳熟音乐。说是卖力，其实还有差距，至少混音就有问题。

灯光都集中在舞台上，周围有些昏暗。我找到一整排都空着的

座位，在边上坐了下来。

根据日程，表演分成轻音乐社的成员乐队和自由报名的两部分。现在表演的不知道是轻音乐社的哪组同学。钢管椅的最前面是站立区，里面有人随着音乐摇摆。我觉得可能是演奏者的朋友或者是花钱雇来的专业粉丝。对于一个只想听着音乐无所事事遐想的人来说，这里扩音器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

我把双手放在脑后看着表演，这组表演最后一曲的间奏响起，主唱借此介绍成员。我才知道是轻音乐社二年级的友好五人组，不过这种信息回头我就会忘了。

我对音乐，谈不上有什么研究，对演奏者也没什么想法，这样的节目很适合我。

于是，我放松下来。

当五人组挥着手从稀落的掌声中退场，下一组乐队上场了的时候——

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啊？”

礼堂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吱啦啦啦——感觉在场所有人的精神状态都直落了十米，这种声音效果震荡着我的大脑。

“这家伙想干什么！”

提高谱架、拿着麦克风架上台的人，让我心里一点谱儿都没有。在聚光灯下，是熟悉的兔女郎装扮、熟悉的面容和身姿。

戴在头上的兔耳朵还在微微颤动，穿着暴露的不是她是谁？就算换双眼睛，我知道还是她——

凉宫春日！

这家伙不知为何，一脸认真地站在舞台中央。

要是只有她还好些。

“啊……”

看到接下来出场的人，我感觉自己肺里的空气一下子都跑光了。

那个有时候使用邪恶魔法的外星人，有时候又是手持水晶球占卜的黑衣女巫师。

我真是无语。

长门有希——戴着黑帽子穿着黑斗篷，这身打扮我都看腻了。她的肩上扛着一把电吉他。不知道她们到底要做什么。

要是接下来是朝比奈学姐和古泉出场的话，我反而还能安心。第三、四个出场的都是不认识的女学生，朴实的制服让人感觉是成熟的高三学生。其中一个拿着贝斯，另一个则走向了鼓架。看上去不会有其他人出场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看着春日 and 长门穿着文化节的服饰，我都想闭上眼。但这两个人怎么混到轻音乐社的乐队里去了？拿着麦克风的春日还是主唱的架势。

就在我和自己脑海中的疑问不断搏斗的时候，四人组的神秘乐队已经各自就位。台下的听众一片喧哗，我也无语。贝斯和鼓手表情紧张地开始试音，长门一如平常地没有表情，毫未见怪地把手放在吉他的上。

春日在谱架上放了总谱，慢悠悠地环顾会场四周。坐席很暗，我想她看不到我。春日敲敲麦克风，确认电源开了之后，回头向鼓手说了些什么。

没有开场白、没有通知，也没有主持人的串场。鼓手敲出旋律，演奏突然就开始了。听到这个前奏就能让我坐不住了。长门的吉他已经接近“恐怖海峡”^①的主唱兼吉他手马克·诺夫勒、皇后乐队^②的吉他手布兰恩·梅的高超水平了。是我没听过的曲子，这是什么？——我正在想的时候，春日开唱。

那是清丽的、仿佛能传到月亮上的歌声。

但她是看着谱唱的。

① “恐怖海峡”(Dire Straits)，英国著名的摇滚乐队，成立于1979年。

② 英国著名摇滚乐队，成立于1970年。



在她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还不能恢复正常。若是在 RPG 里有“哑口无言”的辅助魔法,那么被施了魔法的怪兽应该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舞台上的春日,站得直直地一动不动地专心唱歌,看着谱唱也没办法跳舞。

就这样,第一首歌唱完了。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是观众欢呼、鼓掌的时候。但全场的观众都和我一样,嘴巴和手都呆掉了。

事情真是让人无法理解。春日上台已经让我很惊讶了,长门的高超吉他水平又令我吃惊。估计其他的轻音乐社会员也会同样吃惊。至于不认识春日的校外人士,肯定在想她为什么穿着兔女郎的衣服唱歌。

会场静得好像被地毯式轰炸后的战壕一样。

我们就好像听到希腊神话中海妖塞壬的歌声变得呆呆的船员一样。我看得出贝斯和鼓手也以差不多的表情看着春日 and 长门。看来吃惊的不仅是听众。

春日一直看着台下等待着,不一会儿就微微皱着眉又回头看。鼓手急忙开始演奏第二首歌。

不顾人们的种种猜测,神秘乐队已经进入了第三首歌的演出。

渐渐听习惯了,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听歌词和旋律。这是快节奏的 R&B,虽然是我第一次听但觉得很好听,是一首不错的歌曲。可能是因为吉他演奏很不错,再加上春日的歌声——嗯,我要承认,虽然平常总听她大吼大叫,但她确实有副好嗓子。

观众也慢慢走出最初的惊呆状态,被舞台吸引了。

我无意中回头一看,观众席比我来的时候人多了不少。我正好看到一个人,穿着丹麦骑士服向我走来。

“你好。”

怕我在高分贝的音响下听不到,他贴着我的耳朵说:“这是怎么

